

马烽经典作品集

刘胡兰传

马 烽◎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马烽经典作品集

刘胡兰传

马 烽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烽经典作品集. 刘胡兰传 / 马烽著. — 北京 :
新世界出版社, 2016. 4
(世纪红色经典文库)
ISBN 978-7-5104-5577-3

I. ①马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6148 号

马烽经典作品集 : 刘胡兰传

作 者: 马 烽
执行策划: 张 娟
责任编辑: 张晓翠 杜 力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<http://www.nwp.cn>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版权部电子信箱: nwpcd@sina.com
印 刷: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开 本: 787mm*1092mm 1/16
字 数: 270 千字 印张: 22
版 次: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5577-3
定 价: 36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买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

目 录

苦命的孩子 / 1
混乱的年头 / 10
月昏星暗夜 / 17
又一个混乱的年头 / 25
抗日队伍 / 34
新年新岁 / 41
人民的勤务员 / 55
娶新妈妈 / 64
一年级小学生 / 73
在阴暗的日子里 / 87
奇怪的客人 / 96
光荣的任务 / 103
一本“天书” / 109
奶奶的“女儿经” / 117
软骨头和硬骨头 / 126
两个小通讯员的死 / 136
挖掉敌人的耳目 / 144
枉费心机的奶奶 / 151
从胜利到胜利 / 157

两只金牙的故事 / 165

走出家门 / 169

一场风波 / 179

四十天的变化 / 188

第一个职务 / 195

奶奶之死 / 203

一双坏军鞋 / 214

见义勇为 / 222

当了区干部以后 / 231

难忘的一天 / 239

发动老长工 / 245

在第一次党员会议上 / 254

爱护伤病员 / 260

留在困难的岗位上 / 265

在黎明前 / 270

挑起千斤重担 / 278

给敌人以打击 / 288

敌人的报复 / 294

做最坏的准备 / 301

阴暗的早晨 / 310

在敌人面前 / 319

光荣之死 / 325

《刘胡兰传》附录 / 334

后 记 / 343

苦命的孩子

刘胡兰家住在云周西村中间。

这是一户普通的中农人家。有一处破旧的四合小院，种着四十多亩碱薄地，养着一头老牛。爷爷名字叫刘来成，是个和和气气的老好人；爹名字叫刘景谦，又憨厚，又老实，平素连话都不说。父子俩都是村里有名的好劳力，放下镰刀提粪筐，一年四季不识闲。大爷（伯父）刘广谦在交城县做买卖——实际上是给一家杂货铺当勤杂工，担水磨面，搬运货物……每年没多有少总能捎几个现钱回来，买房置地不够用，称盐打醋倒也有余。奶奶是个把家过日子的能手，整天领着两个儿媳妇纺花织布，烧茶煮饭，料理家务。

这户人家，按说日子也还像模像样。可是那时捐又多，税又重，捐税的名目多得吓人：什么钱粮、水费、地方附加税、差车费、巡田费、临时军费、临时派款……从年初到年底，村公所送来的捐款条子，差点能贴半屋子。把这些捐税一缴清，地里打下的粮食就不多了。好在这户人家过日子很克俭，一年四季是粗茶淡饭，平素晚上连灯都舍不得点。这么着，日子还算能过得去，正像俗话说的那样：没有发了财，也没有倒了灶。



刘胡兰是这个家庭中的第一个孩子。在妈妈怀孕的时候，全家人都希望生个男孩，好顶门立户，承继刘家的香火。奶奶对这事特别关心，整天求神拜佛，烧香许愿，一心希望神仙保佑给添个男孙。可是结果偏偏生了个女孩子！好在这是第一个孩子，全家人倒也还高高兴兴。奶奶虽然多少有点失望，但也没有抱怨什么。不管男罢、女罢，总算是抱上孙孙啦！

隔了几年，妈妈又怀孕了，家里人又都抱着很大希望，奶奶又是整天求神拜佛……结果偏偏又生了个女孩子。这回，家里人都显得很不开心。奶奶简直有点生气了，人前背后常叨叨：

“一连生了两个‘赔钱货’，犯了九女星啦，这不知还要生多少个‘赔钱货’呀！”

妈妈听着这些话，心里当然不会好过，不由得眉头上就绉起颗疙瘩。

那时候，胡兰虽然才四五岁，可是个非常聪明的小姑娘，每逢听到奶奶发牢骚，她就会向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长大了一定当个男孩子。”

有时候又瞪着两眼问妈妈：“妈妈，女孩子为甚就不好？”

妈妈也说不出个道理来，只是抱着两个孩子叹气。有时候妈妈听着奶奶叨叨，也生气了，也会低声说几句气话：

“女孩子怎啦？不是人？”

话虽如此说，不过当时重男轻女是种社会风气。做媳妇的不开怀（不生养），当然要受一辈子窝囊气，开了怀生不下个男孩子，人前脸上也没光彩。妈妈一连生了两个女孩子，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。而更糟糕的是，自从生了妹妹爱兰以后，妈妈就添了好多病，先是腰酸腿痛，后来是咳嗽气喘。热天还好一些，一到冬天病就越发厉害。胡兰五岁那年，妈妈的病又犯了……

这时正是世道大动荡的一九三五年末尾，到处传说陕北的红军要东渡

黄河来山西。阎锡山^[1]的人把红军说得可怕极了，说红军是一些青面獠牙的“土匪”，到处“杀人放火”，到处实行“共产共妻”。还说凡是不归顺他们的就杀，甚至造谣说，要归顺他们就得先杀了自己的父母，然后他们才相信你……总而言之，只要红军一来，世事就大乱了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得遭殃。可是暗地里也有人传说：红军就是共产党，专门杀富济贫，打土豪分田地，只要红军一来，贫苦人就有好日子过，倒霉的只是一些恶霸老财。另外又有人传说：《推背图》上早就注定了，要大乱三年，不管贫富，“在劫者难逃”……各种各样的谣传像风一样到处乱刮，闹得人心惶惶。这时候，阎锡山对民众的防共训练也更加紧了。早在前一年冬天，各村就成立了“好人团”^[2]和“防共保卫团”。不过那时只是个空架子，这时候却不同了。“好人团”天天要召集全村民众训话，讲解省政府发下来的“防共须知”，教唱防共歌子……“防共保卫团”则是每天上午要集合起来操练，晚上还要打更守夜……

偏偏在这种乱糟糟的时候，妈妈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，请医生看了几回也没好转，后来连床都起不来了。那时爷爷天天要去听“好人团”训话——人家说谁不去谁就是坏人。谁敢不去啊！爹天天要去“防共保卫团”操练——官家规定：年满十八岁和不出三十五岁的男人一律参加，爹恰好没出三十五，这就躲也躲不过了；奶奶要照管妹妹爱兰子，而大娘又要烧茶煮饭料理家务。这么一来，照护妈妈的责任就只好压在五岁的胡兰肩上。她每天起来要扫地、添火，给妈妈倒痰罐、打洗脸水、端水端饭，给妈妈捶背按腿……整天守在妈妈跟前，一步也舍不得离开。

[1] 阎锡山民国初年投靠袁世凯，任山西督军，后任山西省长，以后又任绥靖公署主任。统治山西几十年，系山西的土皇帝。

[2] “好人团”正名叫“主张公道团”，成立于一九三五年冬天。这是阎锡山专为“防共”成立的团体——以地主富农为核心，类似保甲组织。



妈妈看到自己的女儿这么孝顺，每天要做这么多事，心里感到又高兴，又难过，常常拉着女儿的手说：

“苦命的胡兰子，妈算把你累坏了。就是死了，妈也心满意足啦！”

每逢这时候，胡兰就抱着妈妈，哭着说：

“妈妈，你打我也行，骂我也行，就是不能死，我不让你死，爱兰子也不让你死！”

每逢这时候，妈妈总是噙着眼泪，苦笑着说：

“孩子别哭，妈很快就会好的。”

有天下午，妈妈的病忽然加重了，全身疼痛，又咳又喘，直说胡话。恰好这天是村里最慌乱的一天。事情是这样的：前几天县里下令要各村选派一些“防共保卫团”团员到城里去受训，准备万一红军来的时候，死守县城。按命令云周西要派三个人去受训，而且限定明天就要起身。可是村里怎么也派不出人来，哭哭啼啼，吵吵闹闹，谁也不愿去。后来就决定采取抽签的办法，哪个倒霉抽中哪个去。这天下午，爹硬着头皮去抽签，爷爷、奶奶放心不下，也跟到庙上去了。大娘在忙着做饭，家里只留下胡兰一个人照顾妈妈。她跪在炕上，一会儿给妈妈捶背，一会儿又给妈妈按腿，不知该怎么好了。妈妈不住声地咳嗽，咳得头上直出冷汗，忽然咳出了一大摊鲜血。这可把胡兰吓坏了，她大声叫喊大娘。大娘慌忙跑进来，一看这个阵势，忙给妈妈捶背、喂水……好半天妈妈才缓过气来。她喘着气对大娘说：

“大嫂……我是不行了，你……给我把新……衣裳拿出来……穿上吧。”

大娘忙说道：“她二婶，临年末节（这时已快到旧历年），快别说那些不吉利的话了……”

妈妈打断她的话说道：“自己的病自己知道……我也不想死……可这是一个人的寿数，没法呀……死，我倒不怕，我就是留不下这些孩子们……怕

她们在后娘手里活不出来……”她流着眼泪哽咽得说不下去了。过了半天，才又接着说道：“大嫂，咱妯娌们相处了七八年，我有甚对不住你的地方，也不要记到心里……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，孩子们就算托给你啦。”

大娘哭着说道：“他二婶，这还要你嘱咐吗？”马上她又调转头道：“快别胡思乱想了。年轻轻的，别说这号丧气话。”

妈不听大娘的劝告，转过头来又向胡兰说道：

“胡兰子，你已经懂事了，爱兰子什么也还不懂。要是妈妈死了，你要好好照顾妹妹，听大娘的话，也不要惹奶奶生气……”

胡兰这时早已哭得像泪人一样了。她紧紧拉着妈妈的手，哭着说道：

“妈妈你不能死！我不让你死……”

大娘向妈妈说道：“看你尽说丧气话，引逗得孩子多难受！”

妈妈苦笑了一声，一边用袖子给女儿揩眼泪，一边安慰道：

“傻孩子，别哭了。妈只是这么说说罢了。”过了一会儿，又向大娘道：“大嫂，我觉着比刚才好点了，真的。你扶我起来坐一会儿好不好？……不怕，整天躺着真不好受！”

大娘忙把胡兰妈扶了起来，又给她背后垫了两个枕头。胡兰只见妈妈的脸色确实比刚才好看多了，黄蜡蜡的脸蛋上泛起两片红晕，眼睛也显得亮晶晶的。胡兰心里高兴极了。

这时妈妈说她心里觉得火烧火燎，实在想吃点凉东西，要是能吃块西瓜就好了。可十冬腊月哪儿来的西瓜啊！后来妈妈又说能吃几口梨也好。大娘说：

“这容易，刚才我还听见街上有卖梨的吆喊。”可是她马上又发愁地说：“他们都不在家，谁去买呀！”

大娘自己不能去买，因为奶奶的家规很严，每年除了正月十五，平时



是不准许媳妇们到街上去的。

胡兰见妈妈很想吃梨，忙说：“我去买！”

大娘一面从裤腰带里取出一角体己钱，一面又叮咛道：

“你能买得了吗？”

“能！”

胡兰接过钱来，正要往外跑，妈妈叫住她说：

“你先到观音庙上去看看，看你爹抽中了没有？——老天爷，可千万别抽中啊！——你叫他抽完签，不管是凶是吉，赶快回来，我有话和他说。”

刘胡兰听完妈妈的吩咐，应了一声，匆匆忙忙就往外跑。刚出大门，迎头碰上奶奶抱着爱兰回来了。奶奶问她干什么去，她把原盘实话告诉了奶奶。奶奶说：

“我刚从庙上回来。你别去了……”

胡兰忙问道：“爹抽中了没有？”

奶奶喜眉笑眼地说：“阿弥陀佛，多亏菩萨保佑，没有抽中！谢天谢地！真是福人自有天相！”

胡兰听说爹没有抽中，十分高兴，也顾不得和奶奶多说，跳跳蹦蹦跑到街上去。

好些天没出来玩，整个村子都有点变样了。好多墙壁都刷白了，上边写了一些蓝色的大字。这是阎锡山统一发下来的标语，各村都必须写到墙上，什么“好人团结起来打败坏人！”“消灭共匪人人有责！”“妖言惑众，格杀勿论！”胡兰虽然不识字，可是看到白墙写着蓝字，觉得很不顺眼。街上冷冷清清，十字街口的井台旁，本来是全村人的“议事厅”，以往不论冬夏，总有一些人蹲在这里闲聊天，如今连个人影都没有了。家家关着大门，来往的行人都是愁眉苦脸地低着头走路，熟人们见了面也不打招呼，好像根

本就不认识似的。街上到处是牲畜粪，到处是垃圾，到处都显得灰塌塌的。

胡兰为了给妈妈买梨，差点把全村都转遍了。开头她听见卖梨的在东头吆喊，等她跑到东头的时候，卖梨的转到后街里去了；等她追到后街的时候，卖梨的又转到西头去了；等她再追到西头的时候，卖梨的已经出村了。她站在护村堰上喊了半天，卖梨的也没回一下头，而且越走越远了——因为风太大，又是顶头风，卖梨的根本就没有听到。

胡兰站在那里真想大哭一场，真想转身回去，可是一想到妈妈想吃梨，勇气就上来了，她不顾一切地向卖梨的追去。追了好大一截路，终于追上了……

当她买上梨返回来的时候，心里又着急又高兴，着急的是，妈妈等了这么半天，一定等急了；高兴的是终于把梨买到了。她想：“妈妈吃了这几个梨，一定会好的。”她边想，边加快了脚步，恨不得一步就能迈到妈妈身旁。

当她跑到大门口的时候，只见两扇门上贴着四张白纸，院里传来一片哭声。她不由得愣了一下，可到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等她跑到屋里的时候，只见地上支着一扇门板，妈妈直挺挺地躺在门板上，脸上盖着张白纸，身上穿着一身新衣服。爹已经回来了，一面失声痛哭，一面跪在地上给妈妈烧“断魂香”。胡兰一看这阵势，立时“哇”地一声扑过去，抱着妈妈的死尸号啕大哭起来，边哭边把买来的梨递到妈妈手里，可是妈妈的手已经僵了……

正哭着，奶奶匆匆忙忙进来了，要她赶快离开这里，说怕死人的“殃气”冲着，连哄带拉把她硬拉到了北屋里。

北屋是爷爷和奶奶的住房，也是全家人冬天做饭、吃饭、聚会的地方。屋里又是米面瓮，又是纺车、织布机，平素就够乱了，如今更显得乱糟糟的。大娘含着两眼泪在忙着做供献；奶奶和隔壁双牛大娘在忙着扯孝布，给她姐妹俩缝孝衣；爷爷跑出跑进不知在忙活什么。大人们都忙得晕头转向，谁



也顾不得去抱爱兰。爱兰独自坐在炕角里不住声地啼哭，哭得嗓子都有点嘶哑了。胡兰想起妈妈嘱咐“要好好照顾妹妹”的话来，忙脱了鞋爬上炕去，一面哭泣，一面乖哄爱兰。

满屋子是小孩的哭声，和大人们的叹息声……

爱兰哭着哭着就睡了。胡兰也不再哭泣了，她呆呆地坐在那里想心事，越想越觉得妈妈不会是真的死了。她临出去买梨的时候，妈妈不是已经好些了么？脸色变得那么红润，眼睛显得那么有神，还和她说了那么多话。怎么一会儿工夫就会死了呢？不会。说不定妈妈是睡着了，也许这阵已经醒过来了，也许妈妈正想吃梨哩……

她想到这里，急忙跳下炕来，正要到西屋去照护妈妈，爷爷走进来说：棺材已抬来，要孝子去“摔食钵子”。爷爷一手拿起妈妈经常使用的那个饭碗，一手拉上胡兰就往外跑。她跟着爷爷跑到大门口，只见门外放着个一头大一头小的木头箱子，原来爷爷说的棺材就是这么个难看的東西呀！她从来还没见过这玩意儿，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。这时爷爷把碗递给她，要她在地上摔碎，她也弄不清这是做什么。她急着要去看妈妈，也就顾不得管这些了。她摔了碗，匆匆忙忙就往回跑；刚跑到西房门口，奶奶又把她叫回了北房里，要她马上穿孝服。这是用粗针大线草草缝起来的白衫白裤，还有一双罩着白布的鞋。她穿好这些衣服之后，奶奶给她梳了一条缠着白麻的小辫，然后又给她头上包了一块白布。刚刚收拾完毕，爷爷进来说马上就要“入殓”。她听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匆匆忙忙地跟着大人们走出来。

一出门，只见院里站着好多人，都是左邻右舍的乡亲们。那口棺材已经抬进来搁在了东棚下，棺材前边放着一张桌子，上面摆着一些香炉供器，还摆着几碟大娘刚烧下的干饼子。她买回来的那几个梨也摆在桌子上。胡兰

没顾得细看这些东西，拔腿就往西房跑。刚跑了两步就被奶奶拉住了。这时只见爹和几个邻居从西房里把妈妈抬出来，放进了棺材里。她很想跑过去看看这是怎么回事，可是奶奶紧紧拉着她不松手。这时又见大娘和双牛大娘往棺材里放了些什么东西，最后还盖了一床被子。胡兰从来也没见过这种事情，她想这一定是怕妈妈冷，也许这是给妈妈治病哩，说不定妈妈躺一会儿就好了……

她正这么胡思乱想着，奶奶把她拉到了棺材前，要她烧香、烧纸，还要她跪下磕头。她在奶奶的帮助下都办了，一心希望妈妈在棺材里躺一会儿就会好的。当她磕完第四头起来的时候，忽见几个人抬着一块木板正要往棺材上盖。她猛地扑过去，抱着那块木板“哇”一声哭了起来，边哭边喊叫道：

“不要盖！盖住就把妈妈闷死了！”

她的两只小手抓住棺材盖死死不放。奶奶过来拉她，她又踢又叫，号啕大哭。最后还是爷爷把她抱过一旁。她见人们把棺材盖上，又见人们用木锁和钉子钉盖子，哭喊得更凶了，那一片“砰砰啪啪”的敲打声，把心都震碎了，那些钉子好像是扎到她身上一样。

在场的人们看到这个情景，忍不住都哭了。一些女人边哭边低声说：

“唉！苦命的孩子，多可怜呀！”

按照这里的风俗，像这样的人家，人死了之后，至少要做一些“童男女”“二人轿”之类的纸扎，至少要停灵七天，才能出殡。可是遇上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，谁还顾得讲究这些排场呢？在第二天一清早，棺材就被抬出去埋了。

混乱的年头

自从妈妈死了之后，胡兰姐妹俩就和爷爷奶奶住在了一起。这一来，可给两个老人增添了不少负担，也增添了不少烦恼。爱兰生来就爱啼哭，哭起来没完没了。胡兰本来是个爱说爱笑的小姑娘，如今也爱哭了，特别是妈妈刚死的那些天，动不动就流眼泪，一看到妈妈用过的东西就哭，看到大门口撒下的那一长溜荞麦皮^[1]也哭，真个是天天起来泪洗脸。她知道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妈妈了，小心眼儿里怎能不难过呢？白天啼哭也还罢了，有时候夜里也会把爷爷奶奶哭醒来。有好几次，胡兰睡到半夜三更，忽然想起病着的妈妈来，就迷迷糊糊爬起来，推着身旁的奶奶道：“妈妈你吃个梨吧！吃了梨就好啦！”当她弄明白自己是睡在奶奶房里，记起妈妈已经死了的时候，忍不住就会哭起来。每逢这时候，被推醒的奶奶和被惊醒的爷爷再也睡不着了。爷爷一袋接一袋抽烟；而奶奶则是不住声地长吁短叹。老两口就这样一直熬到天明。

眼看着两个没娘的孙女儿啼啼哭哭，眼看着胡兰她爹一天天消瘦下去，老两口怎能不痛心？怎能不烦恼呢？而更加使人烦恼的是世事动荡不

[1] 这地方习惯枕头里装荞麦皮，人死了之后，在出殡的那天，就把死者的枕头割开，把里边的荞麦皮撒到街上。



安，时局一天比一天紧张，阎锡山的反共措施也一天比一天毒辣，搅害得老百姓们简直没法过日子了。

那时，虽然红军还没有过黄河，可是官家人说红军的探子已经偷偷过来了。今天说，凡是南方口音的就是红军探子；明天说，穿破烂衣服的就是红军探子；后天又说，身上带着红手绢和红布条的就是红军探子；后来，连衣服上有红布补丁的，系红裤带的，以至口袋里装着红头火柴的……全都算成红军探子了。阎锡山下令悬赏捉拿红军探子，命令说：“宁可错杀一百，也不放过一个。”警察局、侦缉队、城防军……到处乱抓乱捕，文水城的监狱里挤得水泄不通。南门外城墙根底天天在枪毙人。四门上经常悬挂着血淋淋的人头。

这一来，可把老百姓害苦了。人人自危，白天黑夜都在提心吊胆。领不到“好人证”^[1]的人，连村子也别想出，胡兰爷爷倒是领到了“好人证”，不过是“三角证”^[2]，出了村还是照样到处受检查，受盘问。三、六、九下曲镇逢集，爷爷也不敢去赶了，称不下咸盐只好吃淡饭，打不下煤油只好不点灯……遇上这种倒霉年月，有什么法子呢？可是就躲在村里不出去，也不得安生啊！差不多天天有官家人来扰害：有来清查户口的，有提着马棒来要临时军费的，还有过路队伍在这里“打尖”的……这些人一来，村子里就乱了。要吃要喝，要粮要款，三句话答不对就是一马棒，真个是闹得鸡飞狗跳墙。那时候，差不多天天有从祁县车站开往西山里去的队伍路过这里。他们声称是去“剿匪”，说一定要阻截红军过黄河。早在前一年，阎锡

[1] [2]“好人证”是用白布印成的一种胸证。好人分三等，证也分三样：头等好人是圆形证，带这种证的人都是地主、乡绅、富商。带上这种证去哪里都是畅通无阻，遇到军警哨卡概不盘问。二等好人是方形证，带这种证的人大都是富农、富裕中农、中等商人。带上这种证，除了进城出县境，到处都可走动。三等好人是三角证，带这种证的人一般是中农、下中农、小商人，以及一部分贫农。带上这种证只能在附近村里行走。至于一些领不上好人证的穷人，就都算是“嫌疑分子”了，随时都有被当作红军探子抓起来的危险。



山就在黄河沿岸，修筑了好多碉堡，派兵重点把守。如今把主力部队也调到黄河岸上去了。官家人说，只要老百姓早早把临时军费缴清，给当兵的发上双饷，凭着黄河天险，红军就是长着翅膀也飞不过来。可是过了没多久，忽然红军打过黄河来了，这消息一传开，首先着慌的是有钱人家。村里一些地主老财们，带上金银财宝，连夜逃进县城。县城里空气紧张透了，四个城门用土口袋堵了三个，留下的这个门也是半下午就上锁，全城戒严。城防军，“防共保卫团”，各商号的年轻伙计们……天天夜里蹲到城墙上守城。

村子里空气也很紧张，官家人早就宣传：“红军杀人如割草……”谁敢不怕呀？可是一般人家无处藏躲，只好求老天爷保佑。好多人家在神前烧香许愿。胡兰家更加一等，奶奶又信神又信佛，供奉着好多菩萨神道，平素有事没事，每月初一、十五都要祭祀一番，如今遇到大难将要临头，更不待说了，天天领着全家人在各位菩萨神道前烧香磕头。爷爷磕头磕得有点不耐烦，曾经也提出过异议，他说：“哼！‘共党残忍杀人如割草，无论贫富皆难逃。’^[1]我就不大信，红军也得吃饭吧？他们把老百姓都杀完，谁给他们种地呀！”

奶奶反驳说：“就算不杀那么多人，可是万一咱们家的人碰到刀口上，老鬼，你说咋办？”

爷爷本来就有点怕老婆，听奶奶说得有道理，也就不敢吭声了，只好跟着奶奶东一头西一头地乱磕，求神仙保佑。奶奶对神仙的要求并不高，她只求红军别到文水来，就是到文水也别来云周西，就是来了云周西也别杀人……一句话：只要求神仙能保佑得全家平安无事，等世事太平了，就给各位神仙披红挂彩，上莲花大供。

[1] 这是《防共歌》中第一段的开头两句。这首歌共六段，是阎锡山自己编的，并命令人人都必须唱，不会唱要受罚。